

卞国林 主编

0304

古今昌黎



河北人民出版社

古今昌黎

主 编 卞国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昌黎 / 卞国林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2

ISBN 7-202-03555-3

I. 古... II. 卞... III. 昌黎县 - 地方史
IV. K292.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1207 号

书 名 古今昌黎

主 编 卞国林

责任编辑 吕苏生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曹玉萍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昌黎县人民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69000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3555-3/K·78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古今昌黎》编写人员名单

策 划：卞国林 田宝瑞 常万玉 王 刚
牛凤璧 顾秀江

主 编：卞国林

副主编：王 刚 董宝瑞

编 委：赵润明 肖沛昀 郭凌芸 张永凌
王世杰 王 凡 王焕成 徐肃惠

执 笔：董宝瑞

供 稿：郭凌芸 闫 军 张艳丽 周志强
李长久 路云铁 朱润胜 田冬生
马永杰 王焕成

图 片：唐宝义 高洪章 张长生 张抚民
刘广敏 李长久 宋健民 许永江
史德新 刘振源 徐步前 董宝瑞

目 录

引 言	(1)
从远古走来的历史文化名城	(3)
千载孤竹与“神岳”碣石	(3)
秦始皇刻铭碣石门	(11)
“东临碣石有遗篇”	(16)
“列郡谁能比，雄关赖此存！”	(22)
铁路修到昌黎以后	(33)
李大钊与“昌黎五峰”	(41)
杨扶青与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3)
私立昌黎江文中学的建设与发展	(61)
七里海与中南海的和平玫瑰	(69)
辽沈战役揭幕战打响之地	(76)
唐山专区的首府之城	(84)
河北地秧歌跑驴的发祥地	(92)

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县域经济	(103)
“中国干红城”的建设与发展	(103)
“黄金海岸”的开发与昌黎旅游业的 崛起	(117)
“中国粉丝第一村”的应运而生	(126)
“马芳营旱黄瓜”的脱颖而出	(134)
方兴未艾的海洋经济大县	(140)
日新月异的千载古镇	(148)
国内外有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	(155)
神奇诱人的名山胜水荟萃之地	(164)
“神岳”碣石的名胜古迹	(164)
“雄表一邑”的源影寺塔	(199)
幽雅清秀的昌黎韩文公祠	(201)
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	(204)
风光旖旎的黄金海岸	(215)
“京东大漠”——翡翠岛	(219)
沙雕大世界——金沙湾浴场	(221)
观鸟胜地——七里海与滦河口	(223)
北国胜境——昌黎葡萄沟	(226)
华夏庄园与朗格斯酒庄	(229)
古今名人与昌黎	(234)
“老叉”与《爱碣石山》	(234)
刘仲洙记游碣石	(236)
李攀龙摹作《碣石篇》	(238)

目 录

“文学吏治两擅其美”的杨于陛	(239)
范志完的《游水岩歌》	(241)
顾炎武的昌黎之行	(244)
宋琬留诗昌黎	(245)
史梦兰与止园	(247)
李大钊笔下的昌黎山水	(250)
周恩来“怅望昌黎不见”	(256)
情系昌黎的共和国“老水产”	(261)
毛泽东与“碣石”	(264)
从汇文中学校园走出的时代骄子与 英才	(266)
诞生在滦河边上的铁道部副部长	(281)
著籍“昌黎”的李氏兄弟双博士	(285)
丁声树与《昌黎方言志》	(294)
昌黎古今名人逸事	(299)
元朝时“累官至大学士”的张勣	(299)
精通天文历法的女尚宫司官 马蓬瀛	(300)
明、清时昌黎县考中的进士	(301)
官至湖广提督的武状元齐大勇	(303)
张之洞的老师——韩超	(306)
跨越北极圈的昌黎人	(308)
晚清画家戴克昌	(309)
李大钊的老师赵辉斗	(311)
新中学会的创立人——马洗凡	(315)
威震敌胆的航空烈士阎海文	(320)

古今昌黎

昌黎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张其羽	(323)
抗日女英雄王册	(326)
著名纺织教育家张朵山	(328)
民间舞蹈大师周国宝	(331)
著名的昌黎民歌演唱家曹玉俭	(333)
替雷锋圆了见毛主席梦的话剧演员 张玉敏	(336)
为继承和发展皮影艺术作出独特贡 献的昌黎人	(340)
饺子大师“赵老二”	(346)
担膺清华大学一校之长的王大中 院士	(348)
由多哈传来的隐隐乡音	(351)
后记	(354)

引 言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昨天，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今天。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今天，必须从这个地方的昨天说起。

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渤海沿岸的昌黎县，地当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交接地带的交通冲要，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

昌黎县境北枕燕山山脉伸向海畔的突起支脉——碣石山逶迤挺拔的群峰，东临一览无既的滔滔渤海，西带河北省境内的第二大河——古称“濡水”的滦河，南衔渤海沿岸独一无二的泻湖——七里海，以及曲折萦绕在山海夹成的沃野平川之间的滦河的入海口，东西长 50.5 公里，南北宽 47.5 公里，县域总面积为 1212.4 平方公里，人口 53 万人，可谓山雄水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作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中心的昌黎县城，坐落在位居县境北部略微偏东的碣石山前阶地。昌黎县城北以巍峨高耸的

古今昌黎

碣石山主峰仙台顶及与之相连的诸多奇险山峰为天然屏障，南有自西向东流往渤海的饮马河环绕，有着辽金时代的源影寺塔高高矗立的古城新区镶嵌在名山与胜水之间，显得格外秀美、瑰丽。

昌黎县城及整个昌黎县境的铁路、公路交通发达。北京至哈尔滨的关内外铁路交通主动脉——京哈铁路，由山海关跨越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而通往广州的南北沿海地区公路交通干线——205国道，并行从昌黎城区和整个昌黎县境穿越；连接燕山深处的青龙满族自治县与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之间交通的青乐公路，经抚宁、昌黎县境，在昌黎县城与205国道交叉。在昌黎县境西北，顺205国道修有通往古城卢龙的昌卢公路；在昌黎县东南部的沿海地区，近十几年新修有贯穿黄金海岸北、中、南旅游开发区和规划区，北偏东连通南戴河、北戴河、秦皇岛和山海关，南偏西接往乐亭、滦南、唐海等县的建筑标准较高的沿海公路。此外，昌黎县城北距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建成的京哈高速公路仅20公里，城东修有等级较高的京哈高速公路引线——由抚宁县境经昌黎县城通往黄金海岸旅游区的抚昌黄公路；县城与各主要乡镇，各个乡镇之间，均设有纵横交错的公路网。

新世纪伊始，昌黎作为向整个世界敞开门户的环渤海地区对外开放县，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时代大潮的洗礼，正在向建设一个具备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雏形的、经济繁荣、生态优良、旅游发达、文明开放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奋力迈进。

在这里，让我们从昌黎这块祖国北方富饶美丽的宝地的昨天说起，谈一谈昌黎的古往今来吧！

从远古走来的历史文化名城

千载孤竹与“神岳”碣石

如今，人们一提起古孤竹国就想到与昌黎紧邻的卢龙，这主要是因为卢龙一带某地曾为孤竹国都城的所在地。其实，昌黎与卢龙一样，在商朝和周朝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曾同古孤竹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昌黎是祖国北方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之一，人类的祖先早在原始社会就劳动、生息在这方有着山风海韵的古老土地上了。新中国诞生以后，考古工作者相继在昌黎北部的碣石山一些山丘坡岭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或遗址，并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踪迹线索，以及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昌黎镇淳泗涧村西北的响杨树沟一带发现的大量刮削器、凹缺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琢背小刀等采用锤击法和压制法制成的

古今昌黎

石器，及石核、细石核、石片、细石叶、碎屑等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就已经有原始人类聚居了。

“今昌黎之地，陶唐时属冀州，虞属营州；夏省营州，此地属冀州……”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昌黎县志》在《昌黎沿革表》中，是这样记述自“陶唐”（即唐尧）以降的今昌黎之地的远古历史的。“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书·五子之歌》）尧、舜、禹时代，毕竟留下的仅是遥远的传说，很难说那时的昌黎之地是什么样子了；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殷商奴隶制王朝诞生之后，在渤海沿岸的冀东、辽西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方国——孤竹国，而昌黎地面当时就已列入孤竹国的管辖范围，当是确定无疑的。

孤竹，亦写作“觚竹”。据传，孤竹国君姓墨胎氏（在文献中或作“墨夷氏”、“目夷氏”），为建立商王朝的商部落始祖契的子孙后代；据此，一些史学家推测，孤竹国建立于商朝开创之时，为商王朝的同姓诸侯国。从契到灭夏桀、建立商王朝的汤，共传14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商部落的不断壮大，孤竹国所在地当早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孤竹国在商朝时的管辖范围，从出土文物看，地域较大，其地望至少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即在考古学上的夏家店文化（以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夏家店一带发现的上下两层不同的古代文化命名）的分布地带之内，其中自然也包括今日的昌黎县境。《尔雅·释地》曾把“孤竹”谓为“四荒”之一，由此可知孤竹国曾辖有北方渤海沿岸的广阔地域。但到周朝时，情况发生较大变化。随着周朝的建立，孤竹国的同姓诸侯国地位化为乌有，很难再管辖一个较大的区域。到这时，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北方的统治，在紧邻孤竹国的今

北京市及其邻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同姓诸侯国——燕国；不仅如此，生活在辽西、冀东山地的土著民族也渐次摆脱孤竹国的管辖，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戎族部落——山戎；孤竹国的西部地区也不可能避免地出现分化现象，建立了“令支”等国。到东周时，孤竹国的势力变得相当微弱，辖境被挤得大约仅剩有今秦皇岛市辖境，即包括秦皇岛市的海港、山海关、北戴河区和昌黎、卢龙、抚宁、青龙等县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地区，仅比在今迁安市一带的令支国略大，并与令支国一起成了山戎的与国。到公元前7世纪，孤竹国与山戎、令支结盟，并在山戎的策动下时常侵扰燕国，结果于公元前663年被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应燕庄公之求，率领齐国大军北伐山戎时顺便消灭。至此，留下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等典故，以及“老马识途”等成语的千载孤竹，变成了传奇色彩较浓的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像三四千年前栖息在昌黎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活景象了，但有一点不可忘记，昌黎的先民曾在



▲在原昌黎县境的阚各庄（今属卢龙）
商代晚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鼎

古今昌黎

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孤竹国的子民。

昌黎地界在远古时就比较引人注目，并非因曾在“四荒”之一的古孤竹国都城附近，主要是因境内拥有占据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有着奇特的形貌的碣石山。

位于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为燕山山脉伸向东南海边的余脉，南北长近 24 公里，东西宽约 20 公里，跨越今昌黎县和卢龙县、抚宁县境界，占地面积约 320 平方公里，为秦皇岛市西南临海地区的主要山地。

碣石山由近百座颠连起伏的峰峦组成，在数十里范围之内，岭岭相携，峰峰偎依，显得颇有气势。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位于昌黎县城北偏西 5 公里处，海拔 695.1 米，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其顶尖为两座南北并立的峰峦，远望颇似一凌空拔起的柱石，碣石山因此而得名。基于此，碣石山也为主峰仙台顶的专称。

“碣石”之本义，当为指可作标之石，且应呈圆柱形。“碣”字本从木，通在商周时用以作标帜的楨橥之“楨”，后取“楨”之义专指作标之石，进而指可作明显地理标志的似楨之山；为此，东汉许慎在著《说文》时，明确释“碣石”为“特立之石”，并云“东海有碣石山”。

碣石山之所以在远古时就很出名，主要是因其长期在北方沿海地区起到了一个醒目的地理坐标作用。

“碣石”之名，始见于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在北山经中，明确记有“碣石之山”，并云“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比较起来，成书略晚于《山海经》的《尚书·禹贡》，对“碣石之山”的地理位置及其坐标作用记述得比较清楚。《禹贡》在记相传的夏朝冀州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其意是说，生活在东北地

区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数部族（据《史记·夏本纪》“岛夷”当为“鸟夷”之误），在以兽皮作贡品朝献时，乘舟遵海入河，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行经与渤海湾交界的海面时，以望海畔似“褐”的特出的大山——碣石山为标，向西转航于渤海北岸之下，直驶古黄河口（在今天津市一带）。《禹贡》又在记“导山”时云：“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段记载表明，碣石山在远古时不仅是渤海北岸的重要航标，而且为与从“岍”（岍山，陕西省西南部陇山山脉的支脉），“岐”（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等山峰连接而来的“太行”、“恒山”等远古时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显要山峰，系中国北方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史记·天官书》在谈山川走向时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不仅如此，古代的碣石山由于既接“太行”、“恒山”，又与渤海（《史记》记为“勃”）紧连，地理位置异常显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成了北方的一个地域，甚至北方边远地区的代称。如在《战国策·燕策》中，就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之言；《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之语。很显然，“碣石”在很早的历史年代就不仅仅是一个山名了。

在远古时，昌黎一带曾被视为冀州碣石之地，“冀州碣石”当为这一地区最古老的称呼。

正因碣石山在远古时就以其似“褐”的山貌和特有的地理位置，在北方沿海地区发挥了独特的地理坐标和航海标识作用，从而使它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成为渤海北岸最著名的山峰，也与中国的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以致成了令无数古人神驰遐往的“神岳”。

“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嶙峋。”这是《汉书》的编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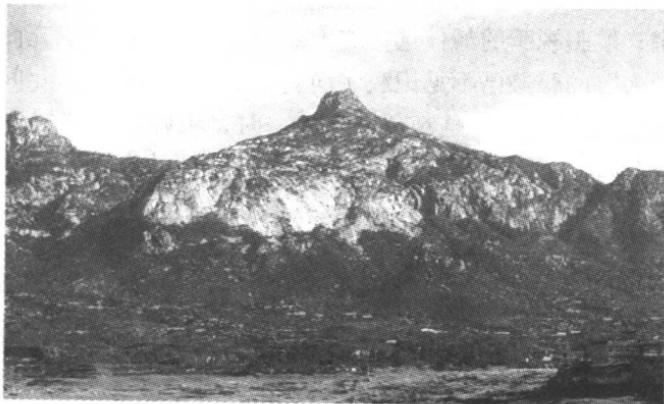
古今昌黎

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赋》中吟的一句诗；唐朝开元年间领衔注释南朝梁国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的著名大臣吕延济，在作注时明确指出：“神岳，即碣石也。”

碣石山成为蜚声远扬的“神岳”，大约是在战国的中后期。当时，碣石山一带在齐桓公伐孤竹之后，由产生了伯夷、叔齐等先贤的孤竹国领地变为燕国的辖境。进而，与浩瀚神秘的大海紧紧连在一起的碣石山，被赋予更加浓厚的神奇色彩，成为燕国祭祀的“望”。燕昭王筑黄金台大举求贤，请到创“五德始终”说的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阴阳家驺衍之后，特为其修筑了一座宫馆，并将这座宫馆命名为“碣石宫”。驺衍寄居的碣石宫，当与黄金台一样建在燕国的都城，即在今北京市大兴县境；而燕昭王筑宫设馆，以“碣石”之名命之，可见当时远在燕国都城以东五六百华里的沿海名山——碣石山，已经成为燕国君王的祭祀神灵之地，整个山峰连同附近的海域均被罩上了一层神秘怪异的色彩。此外，驺衍主要信奉与推崇的是阴阳五行说，燕昭王以“碣石”命名其所客居和传授学说的宫馆，也表明当时的碣石山及其邻近地区已与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变成大搞神秘文化和信奉神秘文化的人仰重的圣地。

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驺衍堪称是集大成者，其“五德始终”说在各诸侯国影响很大；此外，在战国时“神仙”说也风行一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与长生不死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长生不死的观念可谓由来以久，几乎伴生于中国悠远的文明史，这从《山海经》有着各种各样的长寿国或不死国的传奇性描述中就可看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长生不死的观念被发展成修炼成仙的思想，出现了不少笃信“神仙”说的方士。在

这些方士的推波助澜之下，“神仙”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进入战国时期，当南方的道家学派仍在演说“长生久视”之大义，描述真人、至人、神人的奇异本领时，北方的一些方士业已开始尝试将“神仙”观念付诸“实践”，为了变成“神仙”想方设法上山下海，到处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并利用所临近的大海的缥缈无垠和海中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景观，创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等传说。当时，拥有颇具神奇色彩的碣石山和宽阔海域的燕国，成了方士们最活跃的地区，相传或自称成仙的人接连在这里出现。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燕国人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等相继修道成仙；到了战国后期，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新1版）一书中的话说，“仙人”几乎成了“燕国的



▲巍峨挺拔的千古“神岳”碣石山

特产”。后来，这一风尚传到了齐国，使燕、齐两国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有方士活动，各种各样的传说不断产生。宋毋忌等“仙人”被传得神乎其神，传说他们成“仙”以后，可以不要身体，